

就开始看您的书，听您的录音了。我们是来学功的。” 师尊听后说：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去看看。（注：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可以为修炼人净化身体、祛除所有的疾病，因为修炼人在按照大法修心向善。但法轮大法不是用来为不修炼的常人治病的。）

当师尊走到我跟前时，我马上站了起来，师尊叫我坐下，并立即在我脖子上拍了两掌，又在头顶上拍了两下，接下来是清理双肩和手臂。然后叫我站起来走，当我走到台前中间时，叫我停下来，又为我净化双腿。随后师尊叫我走走看。我在台前走了两圈，在场的很多学员都站起来鼓掌。我回到座位上，身后的几位北京学员都说：你太幸福了，我们参加了多次的师尊传功讲法班，也没见到过师尊亲自动手给学员净化身体。我说：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真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在讲法结束后的学功时间，师尊又亲切地问我：是不是脖子好转动了？象上了油一样？我说“是”。

当日课结束后，先生要背我。我说：“我自己试试。”一走，两条腿轻快了。我一直走出礼堂，乘汽

车回家。到家门口，先生要背我上楼，我说不行，我自己走，结果我真的走上了三楼。当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太神奇了。现代医学束手无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师尊瞬间就做到了，真是奇迹。

听了师尊的传功讲法，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从内心感到师尊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决心永远跟着师尊坚修大法，为了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专门订制了一面锦旗，写着：法轮功法科学瑰宝。在传法班结束时，敬献给了师尊。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轮大法周
特刊（二）

二零一零年
五月二十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法轮大法周	2
法轮大法教我做好人	2
零七年遇机缘读到《转法轮》	4
佛光普照小工厂	12
感恩法轮功	14
悲变喜 八旬婆母终得福	17
师恩难报	19
修大法让我返老还童	21
我所见证的大法在世间的传播	23
有幸走上神的路	26
访谈：大法弟子家属的转变	28
大法展美好 亲友走入修炼	31
前血癌患者：我要告诉你真相	35
回忆师尊当年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	43

法轮大法周

【征稿选登】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

法轮大法教我做好人

文 / 雨田

《转法轮》中写道：“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是用他来衡量的。”“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他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

我想做一个好人，就把师父讲的这段法记在心中。在家里、在工作单位、在社会环境中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与“法”对照，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从本质上逐渐改变，由为私为我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变。“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再现！”（《精進要旨》〈警言〉）

我是一名教师。我除了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还主动承担起办公室的清扫工

作。办公室里十多个人。每天日常的卫生清扫如擦玻璃、打水、扫地、倒垃圾等等都是我一个人干。其他老师用完东西、吃完零食扔得桌上桌下哪都是，有时我刚收拾完又被她们弄得一片狼藉。有时心里就想：现在的常人怎么这样，一点儿道德都不讲。想着想着心里就有点儿不平衡。但转念一想，大法弟子应该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我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超越常人的修炼者。我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都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环境，影响他人。勤勤恳恳的工作，默默无闻的付出，数年如一日。同事们对我的人格评价最好，我的表现也为讲真相、救众生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对学生一视同仁，尽心尽力的教书育人，让学生们能够感到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工作本身不是修炼，在本职工作环境中能够修炼。

当前社会上流行家长给老师送礼的风气。我也遇到过很多家长送给我礼品、礼金等事，但每回都被我婉言

淡了，身、心都轻松，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对比学法之前彻底改变了。现在我更注重在生活中，在亲身经历的事情中，用大法去衡量善恶，好坏，是非，对错。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说，因为时间有限，就只能到此告一段落。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详细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也许美好的一切就从你了解大法真相的那一刻开始，铺展开来……

回忆师尊当年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饱受疾病的折磨，行走困难，近乎瘫痪。是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指引我走上了修炼之路。

一九九一年，我因患颈椎管狭窄，3-7节椎管做了减压大手术。时间长达7.5小时，刀口长15公分。术后平躺7天，昼夜不停输液。半月后从头至胸打石膏固定3个月，起床都要别人帮助。术后狭窄解除，却又带来椎间盘脱出、凸起、粘连等后遗症，多次住院治疗。两年多后才上班。上班不长时间，我外出办公受了风寒，再次病倒。中西医、按摩、理

疗、偏方、气功全用了，均无效，每天躺在床上煎熬着。

正当我走投无路时，一位参加过师尊传功讲法班的学员，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并带来《法轮功》一书和师尊讲法录音带。还说师尊应大连气功协会的邀请，不久要来大连传功讲法，建议我去参加。听了她的介绍，我和先生立即开始看书和听讲法录音。觉得师尊讲得真好，我们也从中明白了一些法理，渐渐打消了一心想求师尊治病的念头，我们决定参加班学功。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大连第一期师尊传功讲法班开课，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先生从三楼把我背下来，乘汽车到讲法班礼堂门口，下车后又背我进去。我坐在第一排前自带的躺椅上，我穿着大衣，盖着毯子，围着围巾，一看就是个重病人。开课前，先后有工作人员和大连气功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劝我们退场、退票。后来听说是师尊叫他们来的，因法轮功不是看病的，所以危重病人不应入场。先生和我一听都急了，先生立刻跳到台上，找师尊说明情况，我先生说：“我们不是来治病的。半个月前

买了我也高兴。”对于老年人我要价更少，我知道她们心疼钱。有一个老太太，买完衣服过了几天走到我的摊位前说，别人看她穿那件衣服都说不好看，她现在后悔，不喜欢了。我说：“奶奶，那衣服你穿真的好看，我没骗你。你要真不喜欢，给我拿回来，我退给你钱。”等了好些天她也没有来退衣服。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站了一上午，天气很热，快吃饭时，一个外地男子骑车停在我面前，问了这几件衣服的价格，最后选中一件二十元的女式短袖衫，他又和我还价，我说：“不能再去钱了，你不买就算了。”他立即扔给我一百元钱，伸手摘挂着的样品衫。我一边找钱，一边说：“是给女朋友买吧，我给你从包里拿两件，你挑一件。”我找好八十元钱，和两件衣服递给他。他抓起钱和衣服骑车就跑了。我这才清醒过来，再一看手里这张一百元钱，是假钞。我大声喊：“你回来，你回来。”人们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做买卖不会认钱，你干什么呀？”“这钱是假的你都看不出来？”“算了，别难过了，下回注意吧。”我收拾

了衣服，心情沮丧的回了家。到家这个挨说呀，闹得我心里难受，我不断的自责，怎么没注意呀！

人们一般收到假币想方设法都要再花出去，谁都不愿吃亏，可我是个修炼人，我知道自己收到假钱的感受，决不能再去坑别人。我在假币上用碳素笔写上了两个大字——假币，把它放进了抽屉。第二天上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还在原来的地方，我卖了七件衣服，挣回了我昨天被骗的钱。我激动地直掉眼泪，在心里对满街的路人说：人，要做好人，上天在看着人心呢！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中共对师父的恶毒诽谤，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对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我个人因为坚持修炼大法，讲清事实真相所遭受的绑架、关押及种种无理对待，在这里我不想再详细叙述了。我常常想：如果每个人都把“真、善、忍”装在心里，这社会该多好啊！

修炼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感到我的思想境界随着读大法书籍在升华，很多怨恨化解了，很多烦恼消除了，很多痛苦的执著放

拒绝。有的直接讲真相告诉她，我是大法弟子，与常人不一样。我不收礼，对你家孩子还是一样照顾，不用担心的。

我的清廉也赢得了学生家长们的好评。有个学生旅游回来，从旅游胜地给我买了一串玉珠手镯。我没要。第二天，这个学生塞给我一张小纸条，说是她妈妈写给我的。我打开纸条一看是“清可贵”三个字。这三个字真是难得啊！在如今金钱至上的社会，有谁会拒绝到手的礼物呢？恐怕只有大法弟子了吧！

我自小父母离异，是母亲一手把我带大的。父亲晚年贫困潦倒，重病缠身。他续弦的老伴和小儿子对他不屑一顾，他的处境十分凄惨。父亲找到我，希望我帮帮他。我在三岁时离开父亲，父亲对我没有养育之恩。但是我想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应不计前嫌，于是主动承担了父亲的医药费、住院费和父亲生活费，几年下来花费逾万元。父亲的后老伴不但不承担父亲的一切费用，还在背后对我恶语伤人，说我对父亲尽孝是有不良企图，想霸占他们家的财产，她还想去法院告我呢。这些信口雌黄的话，我都忍

了。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不能跟常人一般见识。大法教会我慈悲待人、宽容待人，所以在给父亲治病这件事中，我和哥哥也没有争执。平时我给父亲花钱多一些，在我的影响下，在办理父亲的丧事时，哥哥嫂子就主动承担了丧葬花费，也没跟父亲的后老伴计较。因为我修了大法，才避免了许多家庭矛盾和家庭纠纷。

十几年来，我靠微薄的收入无偿的帮助亲人，同时为证实大法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帮助哥哥还清了他的外债，还给他家添置了许多东西，累计下来达数万元。一九九九年，我和母亲去北京证实大法，除了自己必要的开支，被当地恶警勒索。后来因为我们参加法会、讲真相发资料等，又被当地公安局勒索钱财近万元。我自己的生活一向很俭朴，每月除了生活外，都会捐钱给同修做真相资料，救人的事是必须做的。

总之，我通过修大法，把钱财看的比以前淡泊了。我知道我的钱是大法给予的，是师父恩赐与我的。我不能追逐人间的钱财。

在亲朋好友中、在街坊邻居中、在同事伙伴中，在各个公众场所我力求做到以

大法弟子的风貌出现，让常人竖起大拇指，觉得大法弟子就是和常人不一样。常人不会去看法轮功的书籍，不会专门去了解法轮功，他们就注意大法弟子的表现，他们认为我们的言行很好，很正，他们就认可法轮大法好。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在证实着大法，弘扬着大法。

我在大法中修炼十一年了，与自己的过去相比变化很大，提高了许多，但是，距离大法对我的要求，距离师父对我的期盼还差得太远。我知道我还存在许多不足，还得多学法，溶于法中，在法中归正。曾自叹命运多舛的我，现在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找到了能让我返本归真的正法大道。

零七年遇机缘读到《转法轮》

一寸草难报三春晖

文 / 圣缘

我是二零零七年遇到一个机缘，读到《转法轮》这本书。

病魔将我整的好惨

打生下来的那一天起，疾病就一直伴随着我。未满一岁，有一次差点病死了。当时一位赤脚医生在我

家守了八天才把我守过来的。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一年忙到头，有时腊月三十还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很远的地方去赶工、修水库、开荒，可家里的生活却猪狗不如。长年米都沾的少，经常吃水煮菜、红薯，无油无盐的。我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多病，长的面黄肌瘦、皮包骨，所以大人叫我“搓衣板”。

为了治病，家人和我吃了不少苦，到处求神拜佛，寻医问药。印象深的如：为治病，我喝过“狐仙”给的一包香灰；为给我治“黄肿病”（农村的叫法），父亲步行去五十里外给我买回黑牛（全身无一根杂毛）的牛粪做的丸药。我不知喝了几万粒；为了给我治“疳积”，一位江湖医生给我“挑食”——用银针扎两手的每个指关节，再敷药粉，然后吃一只活公鸡的内脏，当场取出内脏和着糖生吃。人简直要晕要吐。随后禁十天盐。

读初一时，又得了肾炎，休学一年，还禁盐一年，青霉素把我的腿打的几乎不能走路。大家又送我一个外号“半条命”。读初三时，左手中指又做了一次手

二零零六年我又被调动，去担当统计工作。我认真核对票据，列出详细账目，不管干什么，就把它干好。对待工作，我时时记着师父的话。

在各个环境中，我都与人为善，看到工友有事或身体不适，我都主动分担多做些工作，凡事不斤斤计较。和大家相处时间长了，每离开一个地方，大家对我都不舍，我感到我所能接触到的人和我都有很大的缘份。

因为我在厂里讲自己得白血病炼大法绝处逢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炼法轮功。一些人不相信，说我是误诊；一些人认为去了医院就是用药治好的，除非没去医院治；还有一些人劝我别提得过白血病的事，将来不好找对象。可我心里想：不管大家信不信，我都要把真相告诉大家，这样才不亏良心，不能让师父白救我，我没有能力报答师父，我能做的就是说实话。你听、你信，你就会体会得到，感受得到，后福无限，你不听、你不信，你就体会不到，感受不到，一切美好你都得不到。

二零零七年，我所在的单位因为设备老化而停产，总公司将人员分流到市区内

各个单位，我的劳动关系被强行转入公司下属的下岗再就业中心。我找到公司劳资处处长，处长说：“因为你炼法轮功，所以把你的劳动关系转到公司再就业中心，你要说不炼了，我就分配你工作。”我面对不公正的对待，委屈的眼泪涌了出来。我对他说：“我一直认真工作，没有做错什么，我要得到和姐妹们一样平等的权利，你们这是歧视和迫害。”三年来我一直在找公司劳资处合理分配我工作，也因为我不同意强行下岗的决定，公司没有给我开过工资。

为了生活我开始做小买卖，批发一些针织上衣在路边卖。个体做生意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经营者一样可以不亏心就挣到钱。衣服质量有好有坏，正品没毛病价格贵，上货总有残品，这时我都事先告知买主，降低价格，不欺心。有些人试衣服，我一看，太瘦，就告诉她：“大姨，这衣服你穿太瘦，穿衣服应该有个量，太瘦裹得慌。”有些人不但买走衣服，还对我说：“你这孩子真好，我每次想买衣服，只要试上身，卖主就说好，恨不得让我快掏钱，你卖货挣钱说实话，这衣服我

大家在学员家读一讲书，谈谈各自的修炼体会，每个人对大法都有自己所在境界的理解，大家取长补短都感到收获很大。和大家在一起我完全忘记了我曾经患过绝症和我那些苦难的经历。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严重的静脉炎消失了；血管恢复原样，不再是树根了；手面，胳膊的皮肤已经恢复正常的颜色，不再胀痛。我去医院做详细检查时，没有告诉大夫我得过白血病，大夫说没有查到任何病症，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身体很健康。我高兴极了。十四年来我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也没有用过任何药物治疗。

一九九七年十月底，我回厂参加工作，进入车间，分管泵房，我时时记得自己是修炼人，一切要做好。我精心的维护设备，清理泵房环境，做好本职工作，从不偷懒。

一九九八年北京总站要求各地把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在学法小组听到这个消息，我坐立不安，我是大法的亲身受益者，我的生命是师父挽救的，但我一直隐瞒大家我是患白血病走进大法的。回家后我静了静心，我想这是需要我证实大法的时候到了，

我提笔记录下了大法给我及我的家庭带来的美好，并在当年法会上把我修炼大法白血病痊愈的故事讲给大家，很多没炼大法的人听到后都感到神奇，很多大法学员流下眼泪，感恩师父的伟大、慈悲。

一九九八年底我被调到门卫工作，我认真检查来往车辆，执行门禁制度，有人说：“门卫从厂内拿东西出厂最方便。”我严格自律，不为自己私利做亏心事。

二零零四年我被调入库房工作，分管记账和开票。有一天，我看到一块棉布很厚很干净，心里很喜欢，就想先把它放在更衣箱里，下班带回家去。“嘭”当更衣箱门关闭时，我惊醒了，我想到《转法轮》书中师父讲的法，对照大法，我很惭愧，不按大法的要求做就不是师父的弟子，今天的举动不是修炼人的行为，我这不是动了贪心吗？我马上把棉布送回去了。我想如果是钱或首饰或其它物品我可能都能按大法要求自己，为什么对这块棉布动心呢？看来物品不在贵贱，只因自心执著，我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从那以后对工厂的各种物品我再没动过贪念。

术。八九年，查出有乙肝，断断续续喝了十几年药（近二十种），花了上万元。由于身体虚弱，三十来岁我已经掉了三颗牙，吃饭很不方便。我承受的病痛折磨一般人无法想象。我总担心自己随时会死去，很羡慕别人健康的身体。

曾与大法擦肩而过

九十年代初，我地兴起了气功热。为了治病，我订了《气功》杂志。自己想练又看不懂，只好瞎弄。一九九六年，听说又有一种很多人炼的功法叫法轮功，也传入我镇了，而且就在我们单位炼，我并没有太在意。只记得有一次下雨，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打着伞、穿着雨衣依然到我们单位来了。当时只觉的这些人精神可嘉，而我们这帮人早都窝到家里去了。

有一天，单位突然召开专门的紧急大会。领导神情严肃的问：“我们单位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他说上级要登记各单位炼法轮功的人，不准炼了，所有的气功都不准再练了。还听说法轮功学员要进京上访，各地在设关卡抓捕拦截。那阵势真有点黑云压城的感觉。当时我想：不就炼个功吗，强身健体还不行？值得这样大做

文章吗？这肯定又是搞政治运动、搞迫害。因为我对共产党的丑恶本质有了一定了解：外公家被划为地主，财产大部份被大队抢去；舅伯因为成份不好，没人愿嫁给他，一辈子单身；58~60年在三年大饥荒中，外公、外婆先后饿死。我家成份也高，房子被大队拆走一间半，家中的古董全部被抄走，连奶奶、妈妈出嫁的耳环、戒指都不放过。我家本来是书香世家，那些古书都被当“四旧”付之一炬。我亲眼见过残酷的斗地主场面。一九八九年六四，我又见证了中共屠杀爱国学生的血腥与残暴。我对中共没有一丝好感。当时我跟同事们讲过：“这一定又是别有用心！”

后来，经常有人从门缝往家里塞真相资料，我们家都认真看完。有一回，我看到有人从门缝下塞进一个信封来。我们家赶快不动，怕惊吓了对方。等人上楼去了，我们再取过来看里面的资料。我当时只觉得法轮功学员真可敬！也许正是我这善良正直的一念，才让我后来有了修炼大法的机缘。

二零零二年底，父亲被查出患肺癌。一同事偷偷送来大法资料（他父亲是炼法

轮功的），劝我父亲炼法轮功。后来又有一个朋友（同修A）也来劝父亲炼。因为当时我们把大法看作是一般气功，可能是比别的功法好一点吧，但风声很紧，压力太大，所以，我不同意父亲炼，他也不愿意因为炼功而影响了我们的前程。二零零四年五月五日，父亲离世了。今天想起来，我很歉疚。

二零零五年十月，我被查出患肝癌。瘤体有鸡蛋那么大（3.9×4.1cm）。在省城大医院做了肝左外叶切除手术。病理切片检查是细胞性肝癌，中度分化。医生说，肝癌不宜做放化疗。这意味着全身血液里都有癌细胞。癌症随时可以转移、复发。我感觉天都塌了：我才三十几岁呀！作为一个常人，只有一天天往前捱日子。“死、癌、病”这些词听都怕听，只求神佛保佑。

出院不久，一位叔叔教我练起了另一种气功。中途，还是当年那位好友（同修A）带来一些礼品看我，并劝我炼法轮功。他给我当场演示了五套功法，并讲了大法的很多好处。只可惜怕心作怪，认识不足，当时没有同意。就这样，我又一次与大法擦肩而过。

我终于走入了大法修炼

二零零七年暑期，我和妻子到一家商店买衣服。攀谈中，女店主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你怎么不炼法轮功呢？”她讲她弟弟修炼大法后一身病全消了。临走，她说：“我哪天给你请一本《转法轮》吧。”我同意了。

一天晚上，她送宝书来了，并对我说：“这是一本天书，现在黄金都难买的。你要一字不错的看一遍。到时再作决定吧。我不骗你的。”她还给我举了好多人修炼大法的神奇例子。我看她人很真诚，就将《转法轮》一字不错的通读了一遍，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东西。我以前练的功法讲方位、讲时辰、讲收功，又复杂又麻烦，与法轮大法相比，它简直是小儿科。我终于决定学炼法轮功。

八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店主的弟弟（同修B）提着小录音机到我家来教我炼功。记得炼第三套功法，左手冲上头顶时，似乎被电击了一下。对着镜子自炼时，又发生了这种情况。我对同修B说了此事。他说：“这是炼功的正常反应，是好事。将来反应还多的很。”我太高兴了，法轮功太神奇了！

情况，希望能见到李老师。站长告诉家人：危重病人最好去医院医治，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心想学不用见师父，读《转法轮》，按书上要求的做，师父就会管的。我就在家看《转法轮》这本书，当看到师父说：“有的人想：我病好了，我就修炼。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转法轮》〈第一讲〉）我想：我应该无条件的修炼。在很多我思想翻来覆去的时刻，都会在各种不经意间给我奇妙的鼓励和安慰，我想那是师父在帮我。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我终于走进了炼功点。每天清晨四点半开始炼功，大家都很热心义务教我动作，我向大家隐瞒了我有白血病的事。每天炼完五套功法，我的心情都很好，明显感到比过去有力气。

后来发生了几件神奇事：一、有一天炼完功回到家，感到身体特别轻快，四肢非常灵活，好象脱胎换骨一样，以前化疗时，身体沉重，象灌了铅一样，天天浑浑噩噩，现在连头脑都很清晰，过去什么活都不想干，懒得干，也干不了，这下心里可高兴了，我知道我从此以后可以自理、自力了。

二、有一天，我正和大家一起炼静功打坐，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身上、脸上，我睁开眼看向辅导员，他一动不动，身体坐的正直，巍峨的象一座山，我轻轻的闭上了眼睛继续炼功。回到家，我想：在医院时，一阵冷风吹过来，我心里都感到发寒，身体不自觉地打哆嗦，可今天淋了雨，我怎么不冷呢？身体还微微发热。这事让我相信炼功确实在改变我的身体，我知道我不用再害怕感冒和感染了。三、有一天，在炼功点炼静功时，师父让我体验到了师父给下的体外玄机带动身体百脉运转的神奇，能量非常强，感到身体发热，这让我坚信修炼的事情是真的。身体的这些变化，源于看《转法轮》和抄写《中国法轮功（修订本）》，我明白了修炼要从做好人做起，印象很深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讲：“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记得有一次炼完功回家，经过一条窄路口，我推着自行车，给一辆载人三轮车让路，让他先过，车上的人看着我，张嘴就骂我。我一笑了之，过去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份我们当地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

一九九六年的北京，各种气功盛行，不少人告诉我家人，练这个功，练那个功，能好病。病友也在看一些气功书，还对我说，部队首长都有请气功大师给看病的，疗效很好。

病友的妈妈经常给我们读《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过老师讲的话后心里很开阔，甚至想不起病痛。我只感觉好，但具体怎么好，说不清，老师讲的话我没有听任何人讲过，我想法轮功不只是气功，锻炼锻炼身体，这本书里讲的是修炼中的事情，太严格，我也做不到。后来我得到了一本《转法轮》，看书前我先洗手，很珍惜，希望老师能救我。

一九九七年一月的化疗完成后，我要求回家，大夫不同意，我们全家只好准备在医院过年。晚上我躺在病床上，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要是回去能学学炼功动作多好！第二天，大夫叫我家长结账回家。这真让我惊喜，是师父在帮我吗？我有些不敢相信这份惊喜。

回到家，大人忙活着过完年，又开始筹钱准备去化疗。这次回来我虽然说是想学功，可一直都被各种事障

碍着。因为钱，家人很苦很累，去公司医院报销医药费，不能马上兑现，需要报销医药费的工人很多，得各种病的都有，甚至很多人都等在等报销，而且报销额是有百分比的，还有一些项目不在报销之列。治疗过程中，我花了六万多元，亲戚、朋友、工友都借遍了。父母和我所在的单位职工为我共计捐款将近两万元。面对化疗和钱，亲人的牢骚和怨，我思考了很久，最后我做了决定，放弃治疗，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心里的沮丧使我不想再学大法了，就这样等待死亡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害怕了。思来想去，我还是想走进大法，为延长我的生命再做一回努力，但常常感觉心里没底，这有两个原因：一、我心中总在想，师父讲的这一切是真的吗？二、我怀疑自己真能做到书中的要求吗？后来我看了《法轮功修炼故事》中一位白血病患者通过学炼大法康复的故事，我对妈妈说：“她要是第一个炼好的白血病患者，我一定是第二个。”

故事里的人毕竟相隔遥远，家人不放心，找到当地辅导站站长的家，说明我的

炼第五套功法，我开始是单盘。师父要求双盘，作为弟子就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第五天，我就双盘上了，仅一分来钟，疼得眼泪直流。第二次，十分钟；第三次，二十多分钟；第五次就达到了一小时。记得当时疼得全身汗如雨下。“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转法轮》）一次次心里说再坚持几分钟，我就把脚放下来。几分钟后，我又想：“好不容易双盘上了，再坚持几分钟吧。今天一定要盘到音乐完才行。”我心里就一遍又一遍地念师父的法，想起哪句念哪句。炼完后，好不容易才把腿拿下来，全身汗透了，床单也坐湿了一大块。

从那天起，除了几次特殊情况外，我每天都必看一讲《转法轮》，按音乐炼完五套功法。没多久，打坐时，我就感觉身体往后仰，走路时身体轻飘飘的。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份，一天夜里，我睡在床上做梦。突然看到师父法身来了。他穿着橙红色的袈裟，用中指往我额头正中一按，脑袋里象打雷闪电一样，瞬间，一股热流从头顶直达全身。我惊醒了，看到师父又

给我按了第二下，又是一次炸雷闪电，全身有说不出的舒服。顿时，泪水象决了堤似的流。师父又按了第三下，我全身每个细胞都象被神水冲洗过一次，太美妙太舒服了！然后师父就走了。我的泪水不停的流。

平生第一次经过这场面，我不敢相信，以为这是梦境，或是幻觉。我用眼瞄了瞄墙上的画，画在那儿；再用手摸摸脸，满是泪水；再摸摸枕巾，它已经被泪水打湿了好大块。这一切全是真的！我从前无数次求神拜佛，但从没有亲见过。这一次，我亲眼看到了佛，他还给我清理了身体。那种沐浴佛恩的喜悦与感激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从此，我修炼更精进了。

二零零八年，我把宝书又转借给另一个人看。我想：“倘若他要炼的话，那就缺书了。怎么办？干脆，我自己抄一本，把原装书给他。”我就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抄了起来。平时我写字很潦草、很快的，为了保证不错一个字，我真的做到了全神贯注。冬天，手冻僵了，不管它；夏天，手上有汗，就在掌下垫个干净本子。从冬天一直抄到夏天，大约花了五六个月时间，我

终于把《转法轮》抄了一遍。抄完后，又校对几次，确保无误。我先后又抄了《洪吟二》等。

后来，同修鼓励我背法。同修的相关交流文章我也看了不少。于是，我开始挤时间背法。我每天约背一面。中途好几次想放弃，一到晚上背法时心就打鼓。有时一个小时下来，一小段都背不了。急躁心、安逸心、玩乐心不时冒出来。我知道这些不好的心都应该修去。我牢记师尊的教导“法难得”。我应该把这部宇宙大法牢牢的装在心里。背一部份巩固一次，比如“谁炼功谁得功”这一部份，我花了约十天背完，然后再花两天时间把这一部份从头通背一遍，力争一字不错。睡觉前和起床前，就躺在床上复习一两次。我大约用了十一个月时间才将《转法轮》背完。后来，我还背了师父的其它几篇经文，《洪吟》也背了一部份。背法确实有很多好处：在背法过程中，我去掉了执着心；能经常用师父的法衡量、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

提高心性

吃的问题。肝脏做了手术后，一些好心人告诉我要禁嘴，许多食物是不能吃

的，如辣椒、鲤鱼、虾子、咸菜等。开始两年我是按这样做的。修炼之初，一方面知道师父讲的对，一方面又固守着人的观念，不敢乱吃，怕万一弄出麻烦不好收拾。经过一段时间修炼，我认为这个怕心应该去了，因为大法弟子要以法为师。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我了：“其实真正去掉那个执着心，为了填饱肚子吃什么都是无所谓。”（《转法轮》）现在我什么都吃，不挑不拣。

去名心。我曾被誉为单位的“笔杆子”，兼单位的宣传报导工作，在邪党的报刊上（从中央到地方）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单位写了不少材料，还为此沾沾自喜。现在想来很后悔：既为邪党助势，又耗费了自己的生命，让贪名的心膨胀了起来，还派生出显示心、欢喜心、妒嫉心等。一听到别人称赞就飘飘然，以“才子”自居。学法后，知道这些心都应该去，但有时不自觉的又返出来了。那就深挖自己，为什么执着它？不就是执着于人的东西吗？它们不是真我所该有的，必须毫不留情的去掉。现在，我求名的心淡了。

去利益心。我曾是个非

开。就这样煎熬着，一个化疗结束后等待的是下一个化疗。我在那里化疗了八个月，做了十六次骨髓穿刺，其间癌细胞有时稳定，有时活跃，我的手指、手面的可用输液血管都被扎坏、扎断，两只胳膊的所有血管都因为长期埋管而不能再输液了，脚趾，脚面的血管也都被用上了。我痛苦不堪，到后来每天输液都要找血管，扎上液不长时间皮肤就鼓起来，不进液，再找血管，再扎。因为血管渗液，化疗药物渗入皮肤，皮肤变色，血管疼痛，象树枝一样变硬且变色。我问教授怎么能治好血管，他说：“没办法，化疗药物造成的静脉炎目前无法恢复，可以外敷药物或做物理治疗缓解。”

每次化疗过程中都要静脉注射一非那根，使用这些药物使我总是困倦，头昏昏沉沉的，一会儿醒来时是中午，一会儿醒来已是下午了。清醒时，心情烦躁，有时看什么都不顺心，总想发脾气。每次都要口服舒服宁、或注射胃复安止吐。化疗过程中，心里翻腾的难受，四肢无力，有时吐的不行，有时拉的不行。从眼睛、鼻子、口腔、内脏……没有不用药的地方，而且最

怕感染，一次感染要花上万元，还可能送了命，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病友就是因为洗澡，引发感冒，高烧不退，最后肝昏迷死亡了。化疗药物对胃、肝、肾都有伤害。我几乎失去味觉和嗅觉，因为长期用双氧水漱口，舌头上象长满倒刺，和猫舌头相象，嗓子眼感染时，常用喉风散，喝中药治疗各种感染时，常常喝到咽喉，因为有中药灌满肠一说。

在这八个月的化疗里我主要使用静脉注射化疗药物，其中有：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米托蒽醌、柔红霉素。在病情严重时，感觉真就象风中的残烛，不知哪阵风吹过来，生命就会结束了。记得有一次，睡梦中看到“接引”，它不是人，但我能感到它是取命的，是来带走我的，我在梦中挣扎，但毫无反抗能力，是妈妈拍打我，我才从梦中脱离出来。那时候我总是想：为什么我得这病啊！为什么我遭这罪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我无可奈何的被这个癌魔折磨，但心中一直期盼能有一条生路，让一切从新开始，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生命中的一段过程。

的手续，护士带我走进病房。一个姐姐问我：“你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我笑着说：“我知道，但我不相信。”她对我说：“这病没治。”她告诉我这病死时是什么状态，化疗会非常痛苦。她对我说的话让我感到冰冷和绝望。夜里雨水冲刷着玻璃窗，我把被蒙过额头，泪水静静的流着……

我想我是不会象电视剧里的人物那样，抱着亲人一边哭，一边喊：救救我，我不想死。那样只会给亲人造成更大的痛苦，我想我应该坚强，可我感到我要承受不了了。第二天，妈妈叫我，我已经睁不开眼睛了。我跟妈妈说我想回家，她告诉我：“大夫说如果坐火车回家，可能在车上就会出现危险。”我想：我当时的病情严重到会死在回家的火车上。后来妈妈告诉我，住院当天大夫下了病危通知书，如果家属同意留院治疗需要签字，家人签完字腿都软了。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常识：血液病有多种，我得的是白血病，俗称“血癌”；再生障碍性贫血不是白血病，不需要化疗。

漫长的治疗过程开始了。每次化疗结束后，我自

身的免疫力都很低。一次，家里亲戚大老远赶来看望，我带着口罩，亲人们坐在床边拉着我的手，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泪水不停的流。有的亲人安慰我，有的站在窗前落泪。这一看，可不得了，我被正常人身上携带的细菌感染，晚上就开始发烧，发烧引起肺部感染，又开始咳嗽，不能躺着，只能成宿的靠着，或坐着，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液，配合输血、输氧。手上都是红豆粒大小的针孔瘀斑，因为血项低，很长时间不能恢复。

就这样，几天后，下一个化疗又开始了。我的身体开始迅速消瘦，从上次感染到这次化疗我一直没有下过床，大夫怕我下床会脑出血，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次化疗后，口腔溃疡，口腔壁象烂鱼肉一条一条挂在嘴里，我不能说话，只能打手语示意妈妈我想干什么。医院的老中医看后说：“行医这些年没有看到过这么严重的口腔溃疡病人。”

为了我能够进食，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一口一口喂我稀粥，每次喝粥嘴里的烂肉也一同咽下。口腔溃疡还没好，我的眼睛又被感染得了结膜炎，眼睛红肿怕见光，总是流眼泪，根本睁不

常小气的人，爱斤斤计较，把利益看的太重。学法后，就有意识的去这颗利益之心。一次，妻子到银行取款，工作人员竟多数给她一千元。回家她给我讲了这件事。我当即叫她把钱退回去。后来，妻子把那一千元退还了。

二零零九年十月份，妻子和姨妹两人作主，合伙给岳父家在本镇购买一套商品房，每人出几万元钱。妻子只给我打了声招呼，钱没见我的面就把这事给办了。要是以往，我非大闹一场不可。因为岳父家有楼房，他还有很高的退休金，而我母亲至今还在乡下。我想：我现在是一名大法弟子，要与人为善，事事处处树立大法弟子的良好形象。岳父母年纪都大了，离我们这儿二百来里，在我们这安家有个照应。就这善良的一念，心里豁然开朗。房子装修、搬家、布置我都积极出力。这期间，同修B和同修D也给岳父帮了不少忙。二老对大法弟子赞不绝口。今年过年岳父全家在新房子过的，很满意。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岳父同意看《转法轮》。我把宝书送到他家时，他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举动：双手把书恭恭敬敬的放在头

顶顶一下，再收好。他把书还给我时，还用台历夹子把宝书夹的平平整整。他说：“这书真神！我没戴眼镜看完的。”岳父眼睛早花了，平时看书报是一定要戴老花镜的。他还主动向我要资料看。我想：他可能也是与法有缘的人。他来这儿可能就是为了得法。我学大法后的转变给了他正面影响，特别是这次买房的事。岳父是个老党员，已办了退党。

我悟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时时处处都要证实法，把大法的美好留给世人，让更多有缘人得法。

去怕心。我以前胆小怕事，学法之初，怕心很重。得法不久，我曾去省城那家大医院复查过。中午，我在医院餐厅里吃午饭。来买饭或就餐的人很多，大部份都是大病患者或其亲属。他们那痛苦无助的表情深深的刺伤了我：我曾和他们一样痛苦伤心，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法弟子了，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我是多么幸运啊！而他们还在中共的谎言中造业、挣扎。如果让他们都了解真相，都能得度，该多好啊！我想：我要有资料的话，我就到各病房去，把资料发给他们。当时我没

带，心想：就在餐厅讲真相吧。但我从没做过，心怦怦直跳：怕有便衣，怕保安人员，怕被人举报。我犹豫好久。后来，旁边餐桌来了一老一少两个女的。老人60多岁，来看病的；少的是该院护士，我曾见过几次。看他们面善，我就鼓起勇气给她俩讲真相。她们很吃惊。那护士说：“你不怕被抓起来？”开了头，我反而没有了怕心。我从我自身的情况讲起，并给她们看了我以前的CT片等检查资料，然后再讲“天安门自焚”伪案及大法的神奇事例。最后那老人说，她回去一定要找大法弟子了解法轮功；那护士受党文化影响，半信半疑。但不管怎样，我给她们打了一个底子，为他们日后得度种下了机缘。在回家的车上，我许下愿心：让这个医院的医生了解真相。回家后，我就给这医院的医生写真相信。

渐渐的，我的项目多起来了：做资料、刻光盘、贴不干胶、写标语、发资料、写信、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元旦、正月初一、五一、十一……我照常救人。有师父的加持，有同修无私的帮助，我的怕心越来越少，我做的也越来越理智，

越来越成熟。只是我做的量还不太多。

我所见证的大法奇迹

1、修炼后，经常感觉身体不同地方的肉一颤一颤的，象水在里面流动（同修B说他也有这感觉），非常舒服。

2、我消了好几次业，最厉害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二零零八年六月份，我盖两床被子还畏寒，头胀，全身疼痛，特别是肝区、肺部和心脏，有时胀痛，有时刺痛。先是流鼻涕，后来就咳嗽咯痰。痰一天比一天浓，后来带血丝，最后咯乌血团。我睡的是棕床，咳的床又晃又弹。夜里咳声太大，怕吵着别人，就用被子把头蒙着，在被子里咳。我知道这是消业，但父亲临终前几天咯血、痛苦的情形不时在眼前闪现，心里很不稳定。同修过来鼓励我，说要信师信法，多发正念，坚持学法。他还讲了他和其他老弟子消业的事例。我想：“师父已经给我清理过几次身体，这回只不过大一点，有什么好怕的？”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子里来：“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的去的。”（《转法轮》）我就坚持学法炼功发正念，不把它当什么大事，照常上班。

体状况比每天吃山珍海味的不修炼的妹妹还好。在老父亲病重病危送医院抢救的时候，医院让预备后事，医生说连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了，父亲非常绝望。我丈夫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父亲念完后奇迹出现了，一夜之间头发由白变黑了些，拔掉氧气罩，撤掉输液管，身体恢复正常。老父亲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说以后要有警察来就告诉他们：大法师父慈悲，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江泽民骗人害人。从那以后他对我修大法再也不干涉了，非常支持我。

我的小小妹妹看到大法在老父亲身上出现的奇迹，也走上了修炼道路。

前血癌患者：我要告诉你真相

下面我记述的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真实不虚，又十分神奇。

一九九六年我十八岁，由于父亲工伤，六级伤残，我顶工参加工作，走出校园走进工厂，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我有很多想法，感觉自己的美好人生从此刻开始铺展开来……。

上班不久，我感觉发烧没力气，因为四班倒，以为

受了凉，没在意。不几天感到越来越严重，抬腿上楼梯都费劲，心力交瘁，好象是快要死了。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主动要求妈妈带我去公司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血液病，要我马上留院，我拿着化验单坚持要回家，大夫说不治疗会有生命危险的。到家后，父母马上去亲戚家商量应该怎么办，第二天又带我去了市内两家大医院，托了熟人，检查结果是白血病，手指血化验，癌细胞已经满视野，显微镜下随机数一百个细胞有九十多个是癌细胞。家人哭成一团。妈妈抱着我哭，我拍拍妈妈的背，眼泪夺眶而出……我问亲属（医务工作者）：“我还能活多长时间？”她低沉的说：“我也不知道。”

三天后，家人带我来到了北京人民医院就诊，化验后院方诊断为白血病，要求留院，可我家付不起这种名牌大医院的高额医疗费。大夫告诉我们去他们的下属医院，费用会节省很多，同样是北京人民医院的专家、教授，会诊、下治疗方案，每星期两次去病房查房。这家医院在德胜门外，叫德外医院。

家人办好入住德外医院

间就放师父的讲法让他听，开始他根本不听，后来认真听了，目的是为了找到能驳倒我的地方，听着听着逐渐被大法的法理同化了，再加上看到我修大法后象变个人一样，完全是为了别人的人，还教育他怎样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感到大法太好了，于是也和我一起修炼大法。

在我被迫害的几年中，儿子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始终站在正义一面。有一次，街道委主任打电话过问我的行踪，当时是我儿子接的电话，街道委主任在电话中告诉我别上外面去，表面好象是关心我，其实是她在执行中共邪党的命令。我儿子告诉她：我妈妈是个好人，没做任何违法的事。还指出邪党让人非常不理解的所作所为，理性的反问她，说每次去劳教所看望自己的母亲，还得被逼踩师父的法像，还教孩子骂人。你们说这个党邪不邪？电话那边的人支支吾吾，从那以后再也没打过电话。我在外面碰到街道委主任，她总是笑脸相迎，客气有加。

我从劳教所刚回来的时候，同事好友来看望我，他们指责我不去挣钱、不管家等等，不理解我的做法，这

时我儿子义正辞严的说：我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最了不起的，我为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我妈妈得法之前教育我的都是让我占便宜，妈妈修炼后总教育我要与人为善，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谁正谁邪我最有发言权。儿子的话让他们震惊，从那以后都很认可大法，也都非常尊重我，劝他们三退也很容易，而且他们还帮助自己的家人做了三退，我们现在来往也很频繁。

儿子有时候和我一起贴真相资料，他带着纯净的心态，没有怕心，贴上去的资料存留很久。现在每到寒暑假，他都组织小弟子学法，在法上共同提高。

师尊给了我父亲第二次生命

我的娘家父亲始终和我住在一起，和平时期对我修大法很支持，知道炼功人都是好人。在我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我父亲受到的打击很大。父亲是教师，被邪党历次运动整怕了，吓坏了，开始极力反对我修大法，甚至达到对大法不敬的程度。

后来通过我对大法的坚信与坚定，他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我在劳教所黑窝几次绝食反迫害中，身

大约二十来天，一切恢复正常了。

第二次是二零零九年元旦开始的。这一次来的更猛。咯血咳痰很多，擦嘴的卫生纸一会儿就堆满了痰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不再那么怕，学法、炼功、工作、生活一切照旧。这次持续了四十来天。

奇妙的是，这两次消业，在我学法、炼功、上班时，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反应，一切照常进行。我原来一身黄，现在变得白白净净的，体重增加了十来斤，每天上班、做事精力充沛。我知道自己罪业深重，要不是修大法，今天也许我的坟头长草了。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呀！

3、我有五次差点发生车祸——别人的车从我的车前突然横穿，险象环生，有一次我的车前轮都碰上了别人的车身。由于师父保护，我都安然无恙。

4、一次在同修家看大法资料，隔壁的音响声音很大。我发出纯正的一念：小点声，别影响我学习。那音响声立即“听话”的停了下来。

5、前不久一天晚上，睡觉时肚子很疼。迷迷糊糊中我喊：“师父救我！”一会

儿肚子就不疼了，安然睡到天亮。

6、母亲以前头晕厉害，怕坐我的摩托车，每次坐车总把我抓的紧紧的。后来，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很喜欢看法轮大法资料，学员的诗她能背两首。现在她坐车一点也不怕了，谈笑自如。

7、妹妹在广东打工，我送她一本大法书和一个护身符。她在广东买了一个玉佛，在箱子里和护身符放在一起。过年回家前打开箱子一看，她惊呆了：玉佛裂为两半。她说：“箱子从没搬动或撞击过，玉佛在很柔软的地方放着，一直没动它。”我对她说：“大法是很神奇的。这是师父在提醒你——修炼讲不二法门。”现在妹妹也在看《转法轮》。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她吧。

我是流着泪写这篇文章的。写了那么多，似乎还写不够。寸草难报三春晖！回顾自己两年多的修炼历程，发现执着心还有一大堆。但我坚信有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信师信法，勇猛精进，我一定能兑现我下世前的誓约。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敬祝师尊生日快乐！

最后，恭录师尊《转法轮》中的两段法，与各位同修共勉：

“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身难得，讲这个道理。”

“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

佛光普照小工厂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宇慧

一九九六年我在学校上学时，经同学介绍，修炼了法轮功。修炼使我身心健康，受益良多，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就想在家乡弘法。

我家在一个城市近郊的农村。为洪传大法，我四处打听，想找个合适的地点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并教大家五套功法。终于找到了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他很想学功，愿意让我利用他家客厅播放师父的教功录像，并欢迎乡亲们一起来看。于是我把大法的简介和义务传法教功的信息打印好，张贴在村里的每一个道口和一些明显能看到的地方。播放录像那天，来了十几个人，把个小客厅挤得满满的。看完录像后，大家都觉得好，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固定的炼功点。这些人成了

村里第一批法轮功学员。

村委会了解到情况后，允许我们在村委大院炼功学法。这样村委大院就成了我们第一个炼功点。大家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炼功，晚上集体学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间断。

学法炼功以后，学员中出现了很多动人故事，有祛病健身的，有道德回升的，这些故事在小村庄里口耳相传。陆续有新人三三俩俩的来学炼法轮功。不久邻近几个村也相继成立了炼功点。到九九年大法遭中共迫害前，附近的几个村，村村都有炼功点。在这里我见证了大法弘传使人心向善、祛病健身的无数动人事例，坐下来讲几天也说不完。这里只想以村里的一个小工厂为例，来看看大法洪传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家工厂规模不大，大约只有一百多名职工。其中一位女职工名叫王华（化名），五十多岁。修炼前她体弱多病，干活挑挑拣拣，总是需要厂里特别照顾，给厂里添了不少负担。学了法轮功后，她对“真、善、忍”法理由衷的信服，认真学法炼功。过了几个月，困扰她多年的病痛奇迹般的一

且看到他的儿子和你的孩子和别的孩子都不一样，很懂礼貌，都文质彬彬的，我们心里就有数，知道电视说的都是假的。丈夫的同事非常认可法轮功，同修很容易就将他一家人劝退了。我丈夫虽然不善言谈，但是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着大法。

无论家中来多少同修，他总是默默关心同修吃饭没有，态度总是祥和的，与人为善的，从来没有一点怨言，力所能及的默默支持我所做的一切，从不张扬自己，过后才指出我的不足。特别是在我被中共迫害四年多的时间里，是他默默的替我承担起赡养我娘家父亲以及抚养孩子的家庭重担，承受着无形的来自家庭和外界的压力。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他单位主动出车，他基本每月都去劳教所看望我，送衣送物。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中的法轮功学员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及时见到亲人、得到外面亲人送来的衣物和食品，觉得非常的珍贵。每次给我送来的东西，同修都说是最多、最实惠的，连警察都说法轮功真团结，象一家人一样。

记的有一次丈夫被旧势力钻了利益心的空子加以迫

害，造成整个人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话都不会说了，反应迟钝，傻傻的，很让人担心。同事亲朋都急眼了，非要让丈夫上医院，丈夫就是坚持天天炼功，学法。书念不成句，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进。那时正好来了师父的新经文，他捧在手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进，突然奇迹出现了，能连成句了，话也会说了，持续大约一周的脑血栓症状消失了，能正常上班了。是大法、是师父给了他新生，他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过后丈夫的同事和亲朋好友都非常认可大法，我的同学还拿我丈夫作为例子，劝同事、同学炼法轮功。

丈夫不善言谈，有新内容的真相光盘，他就拿给单位同事看，有机会也给同事讲真相，回来跟我说他讲得不好，很着急。所以一有机会就带我去参加他同事的婚礼等活动，他发正念，让我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我们配合的非常好。

儿子助我化解外来压力

我得法那年我儿子十四岁，由于受无神论的洗脑，不相信神，对于我修大法很不理解，觉得愚昧可笑，我就坚持不懈的和他讲，有时

出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撞得我头上都是大包，头发一拽掉一缕。爸爸上班一走，她就找茬打我，过后还咬牙切齿的说：“咱俩就是冤家，我一看你就来气。”直到姐姐结婚后，我才解脱出来。

我得法不到一年时，因为爸爸的一套房子，姐姐说我占了便宜，硬要走了4500元钱，我守住心性，要钱给钱，不想让父亲知道，怕爸爸生气。她拿走钱时，哭着说：“我要是冤枉你，将来这钱还给你。”

两年半前，我去姐姐家帮助收拾家务，想化解我和她的恩怨，我用清洁球帮姐姐擦锅，那锅价值两千来元，擦完她硬说我给擦出道道了，姐姐、姐夫就让我赔锅，让我买新锅。我丈夫接完电话，气得半身不遂，话都不会说了。我牢记师父讲的“乱世冤缘皆得善解”（《精進要旨二》〈法正人间预〉），守住心性，我就花两千来元给她买了一个新锅。

在以后的日子她也骂过我几次，但她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觉得我这个人变了，开始认可我了，也能听我讲真相了，自己遇到事情就上我家来向我要大法真相

护身符，没事就喊“法轮大法好”。

在我强大的善念下，姐姐终于和我化解了这段冤缘，开始对我好了，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我，有什么好东西也给我，我不要都不行，有时候她自己都觉得以前对我那样真是不可思议。我知道我们这段冤缘是师尊给化解的，没有师尊没有大法，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此感谢慈悲的师尊。

丈夫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

我的丈夫在我修炼后大约半个月，看到我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我丈夫是个白领阶层的后勤干部，他为人忠厚老实，平时少言寡语，不会说不会道，不争不斗，领导、同事有什么事情交给他做都非常放心。在单位比他岁数小的同事都被领导打发回家了，办理了退休或内退，唯独他没被批准退休。单位领导同事都知道他是炼法轮功的，非常信任他。有好几个同事找保姆都让他给找，他给介绍的同修有一次说了这么一件事：保姆（同修）问丈夫的同事对法轮功的认识，并劝他三退。丈夫的同事说：某叔（指我丈夫）根本不象电视上说的那样，而

扫而空。从此她在工厂里任劳任怨，脏活累活抢着干，甚至和年轻的小伙子一起推小车，精力旺盛得让那些年轻人都惊异。同事们关心地说：“阿姨，您可悠着点，您这么干，闪着碰着我们可担不起责任。”王华说，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我哪？大法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我现在比你们年轻人还结实哪。师父教我做好人，我哪能叫别人再照顾我呀！她的家人看到她的变化，陆续也都来炼功。

同厂的另一位女职工玉春（化名），儿子十八岁时出车祸身亡，她从此以后卧床不起，多方医治无效，把家中积蓄全部花光，还欠了许多债。每次出门看医生，她都不敢过马路，一过马路就会想起儿子的死。一九九七年，经同村的几位学员介绍，她开始学习法轮功。学法后她明白了，她与儿子缘份已尽，放下了儿子离世带给她的这种刻骨的伤痛，一个月后终于健康地回工厂上班了。一年后，四十七岁的她再次怀孕，顺顺利利生下一个儿子。这件事在工厂引起不小的轰动。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近况，她都会说，“我这条命是大法给的，如果不是大法救度，我现在还

躺在床上呢。做梦也想不到，我还能再得个儿子。”修炼前，她的心地不坏，但是脾气暴躁，一张“刀子嘴”远近闻名，工厂里的工人谁也惹不起她，认识她的人提起她都说“那可是个刺儿头，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修炼后她象变成了另一个人，遇事知道忍让，向内找，和同事、家人的相处也融洽了，再也没有与人争吵。同事们都感到惊讶：玉春竟然改了脾气了。她说我长这么大，只有大法师父教我学会了忍。

这家工厂里陆续有许多人来炼法轮功，炼功后都有相当大的变化。有几位女职工，以前在厂里经常为干活的多少和利益分配大吵大闹。学功后，她们谁也不吵了，与人为善，遇事互相礼让。她们在一起，有空谈论的都是学大法如何做好人。她们的变化也改变着周围的环境。这巨大的变化更让厂长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女工怎么变得这么有出息了？！”

修炼人的这些故事迅速传遍全村。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议论法轮功的神奇。

现在，工人从工厂私自往家拿东西很普遍，不拿的人反而被说成是“不正

常”，“傻”。这家工厂工料里有一些宽胶条、粗线车等东西，工人看着好的，随手就往家拿，几乎是天天拿，有的成包往家拿，自己用不了，还给亲朋好友，有的家里攒了好几大包。学了法轮功以后，大家都不往家拿了。反复学法，大家都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这些职工达成一个共识，不但不能往家拿，还要象《转法轮》书中讲的那个纺织厂的工人一样，把以前拿回家的要送回厂。

赵玉（化名）在学法小组分享了她的心得：当她把东西往回送时，心中感到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她在厂办公室外徘徊很久。《转法轮》中师父讲的话给了她勇气，于是她走进办公室对会计说：“这是我以前拿回家的。我之所以送回来，是大法师父告诉我失与得的道理，教我做好人。”这事在工人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一位年轻的外来工人给学员们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一身正气冲九霄”。

但是当前大陆风气不正，一些心性不好的人背地里讥笑说，她们学法以后变得不正常了。在工厂年度总结会上，厂长请大家自由发言，赵玉站起来发言说，

“我把东西拿回工厂，没有图名图利，更不是脑子发热，或者不正常，这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威德感化了我。”后来厂长感叹说，我这厂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学法轮功，这个厂就不知会有多好了。

感恩法轮功

文 / 东北大法弟子

我是东北人，今年四十七岁，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十二年了。回顾修炼以来身心的巨大变化，有太多太多的感受。

得法前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儿时父母常带我到各处看病，却又查不出有什么病。小小年纪经常头痛、腰痛。浑身难受。多少次半夜发烧，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漆黑的夜晚，路上伴着狗的狂吠，带我到医院打针。连着两个冬天，病得起不来炕，上不了学。

我十三岁时，父亲感觉身体不适，从发现病症到去世只几个月的时间。父亲的病逝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打击真是太大了，从此七口之家仅靠祖父微薄的工资度日。祖父又常年靠住医院治疗维持生命。生活的贫困、身体的痛苦，使我养成了孤僻、自卑的性格，身体也越加不

能说。

飞儿：你受苦了啊，当时遭到这种暴力殴打是不是觉得很痛苦？

郑先生：当时没感觉疼。

飞儿：噢？那是为什么呢？

郑先生：我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师父保护我了。他们把我送拘留所关了十五天。总共抄了我三次家，还背着我去我单位翻更衣箱。

飞儿：您妻子被关在监狱，按道理每月都有接见日，您见过妻子吗？

郑先生：没见过，监狱不让见，我打监狱的咨询电话也没人接。

飞儿：他们的迫害怕见光，他们不让家人接见也是非法的。

郑先生：是。

飞儿：听说您现在也开始学法了？

郑先生：就是从今年吧。我是在魔难中啊，以前她被迫害，我总偷着抹眼泪，现在学完法，觉得大脑被净化了，心里舒服，越想越觉得李老师说对。

飞儿：您从学法后，自身有什么变化吗？

郑先生：烟不抽了，酒不喝了，我是从小学一年级

就抽旱烟，抽多少年了，这回都戒了，拿起烟就不是味。修炼以前谁也管不了我，单位领导的话也不听，现在我总乐呵呵的，叫我干啥我干啥。还有人挑拨我们打离婚，我说我媳妇干的是正事，我为此感到荣耀。共产党说的都是假的，都是教人学坏，要是全社会都炼法轮功，那社会才稳定。

飞儿：在此，您有没有想跟读者说的话或者是您有什么愿望吗？

郑先生：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希望我媳妇尽快获得自由，希望迫害快点结束。

大法展美好 亲友走入修炼

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之巨大，无以言表，家人、友人在我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纷纷认同大法，走入大法。

大法化解我与姐姐的恩怨

从小，姐姐就没来由的非常恨我，我是在姐姐的暴力毒打下长大。姐姐胳膊粗，力气大，我也打不过她，只有挨打等哭的份。一次，我因为没有按照她要求的方式烧火，她就对我大打

傻，吃迷魂药了，打她，大嘴巴子扇上了。后来她总跟我讲大法好，讲不失不得，做人的道理，我就明白了。有一次在半路上，我看见前面的人掉了身份证复印件和五块钱，我捡起来，追着给送过去，“给你！”我说：“我媳妇是炼法轮功的，叫某某某。”这人认识我媳妇，说：“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好人。”

飞儿：九九年以后，中共的迫害使你妻子被关押，那时候你是怎么过来的？

郑先生：她单位的书记叫我跟她打离婚。

飞儿：你跟你媳妇说不“转化”就离婚吗？

郑先生：哪儿啊，我能那么说吗？我就想让她“转化”了回来，好让家里有个个人。我儿子才上几年级呀，我上班没人管他，他逃学了，跑出去找她妈，后来没钱了又回家来了。

飞儿：您儿子有没有劝她妈妈别炼了？

郑先生：没有。这孩子主意大，上洗脑班去见着她妈就掉泪，也不吱声，一句话也不说，就是掉泪。

飞儿：看来您儿子那么小，却很懂事，心里知道大法好，所以不劝她妈妈“转化”。在大法和大法弟子被

迫害期间，没有顺从邪恶的，站在正义这边的，一定会得到福报。

郑先生：是，她总跟我讲大法好，我也支持了，有时候帮她发资料，她该干啥干啥去（指讲真相救人），我在家给做饭。我经常跟人讲真相，说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我媳妇病好了，连我是遗传的头疼都好了，我现在的工作调了一个轻闲又挣钱多的岗位，这就是得福报了。

飞儿：听说您还被绑架过是吗？能说说具体怎么回事吗？

郑先生：我媳妇被迫离家在外那段时间，警察到处抓她抓不着，把我抓起来了，从下午二点半折腾到晚上十点半，连打带骂，打嘴巴子，用木棍打小腿迎面骨，就是哪疼打哪，抓着脑袋撞地，有打的，还有帮忙的，从后面用膝盖顶着我腰，前面人打我我没法往后退。打累了，他们说了：

“你认识谁？（指同修）谁上你们家去过，谁上你们家住过，你说出两个来我们报上去好交差。”我说我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我想起同修来了，一个一个在我脑子里过。我媳妇曾经跟我说过：法轮功家属得保护同修，不

好。勉强考上了大学，也是苦熬着坚持到毕业。

等到结婚、生子后，生活的重负、工作的压力，使我的身体更加糟糕。胃病、胆囊炎、妇科病等各种疾病，接踵而来，真是苦不堪言。中西药、各种偏方换着样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胃病严重时，只能喝粥。咽东西时，随着食物下走，一直痛下去。当决定去医院做胃镜检查时，感觉生命已到了尽头。为了有一个好的身体，我尝试过各种健身方法：跑步、进行各种运动、练太极拳、气功等都无济于事。健康的身体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望。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的生命有了生机。那时法轮功正在大陆迅猛发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清晨，天还没大亮，我来到了炼功点，学习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的人在炼这种功法。我们这样的小县城，竟有一千多人在学炼。而且有多个炼功点。在自家附近就能找到。初到炼功点的几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的气氛非常祥和，在这里人感觉很舒服，特别是辅导员不厌其烦的教新学员炼功。因为每天都有新来的，她们每天都要义务

教功，直到大家集体炼完功。

炼功时间不长，我的身体就得到了净化。胃病、胆囊炎、妇科病等病症没有了。家人为之惊叹。随着不断炼功，加上看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我明白了要做一个好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要与人为善，做事先为别人着想，真正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修炼，才能得到健康的身体。

身体好了，心情越来越愉悦，每天都是乐呵呵的。对工作的态度也越来越乐观。当学生不听课时，我不再去指责学生，而是找自己的原因。对优差生平等对待，用心去体谅学生。有一个班级的学生被公认为基础差，不好调教。当我善心对待他们时，几个调皮、不爱学习的学生主动找我，倾诉心声。告诉我他们也想做好孩子，只是基础太差，学得不好，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任初三课时，学校为了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让所有学生给任课老师的满意率打分。我任课的六个班级学生，给我打了高分，令同年级的老师惊讶。说：“学生给你打了那么高的分啊！”

以前我很看重自己的得

失，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在利益上失去一点都痛苦得不行。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本来你生命中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在社会中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欠了人家的。”（《转法轮》〈第二讲〉）师父还告诉我们“欠债要还”。我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后，经常警醒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决不动心。如当学生家长给任课老师好处时，我善意的回绝，实在退不回去的就以另外的方式补偿。人前人后都不做亏心的事。例如有一次校长要我到饭店去结算，饭店老板将零头给我做回扣。我毫不动心，回来后，将这钱打到了总帐里。

大法化解了我和婆婆多年的冤怨。以前总觉得婆婆对自己不公，越想越不平衡。一段时间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为此和丈夫的哥姐闹得也很不愉快。因长期心情抑郁，身体状况日益糟糕。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

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看师父的讲法，我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为。想婆婆这一辈子也不容易，早年丧夫，一个人好不容易把儿女拉扯大，娶妻生子，作为晚辈有的只是对她的孝敬、感恩，让她老安享晚年。怎能去挑她的不是呢。找到自己的不足后，再看婆婆，和以前的感觉就不一样了，遇事能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了。从此我开始善待婆婆，有时间常去看她。和她聊天，给她高兴的事。当大姑姐在我面前说些不中听的话时，我不再去计较，而是用心体谅她的难处。这过程中我的心豁达了许多。

自己在大法中受益，在邪恶迫害开始的时候，再看《转法轮》，书中讲的如何做人的道理更坚定了我的信仰。我相信做好人没有错。“真、善、忍”没有错，所以迫害十一年来，我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会继续在大法中修炼，做得更好。

善良的朋友，以上所言都是我的真实感受。真心希望你能了解法轮功真相，看法轮功的书籍，能使你明辨是非，你脑中被灌输的对法轮功攻击的所有谎言都会不攻自破。能诚心敬念“法

持大法，最近他自己也开始了学炼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有如此的变化？近日，我们专程前去探望，并做了一个简单的访谈。

飞儿：再过几天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做一个专访可以吗？

郑先生：可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

飞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您这些年承受了很多痛苦，我知道也有一些跟您类似经历的家属把痛苦的原因归罪于法轮功。是什么原因让您认为大法好呢？

郑先生：这个，得先从我媳妇说起。她炼功以后病都好了。

飞儿：她是哪一年开始炼功的？以前都有什么病？

郑先生：好象是九六年吧。她以前心肌缺血、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一翻身就疼的闹哄，走路都一拐一拐的，我们俩口子挣的钱都上医院看病了，也没看好。后来她通过看李老师的讲法录像、炼功，病都好了，从那以后她就热心弘法，招呼这个，招呼那个的，成天带着人炼功，那时候没迫害，炼的人多着呢。

飞儿：您妻子亲身受益后很自然的想推荐给别人，

可见法轮功真是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功注重心性的修炼，您的妻子在修炼以后性格、脾气方面有变化吗？

郑先生：有，她炼功以前，我们成天打架，我出去喝酒玩牌，她就跟我嚷，她炼功以后不跟我嚷了，也会好好说话了。身体好了，家里啥活都能干了，以前有病，班都上不了，成天呆病假。

飞儿：这么看来，您那时候就应该支持她炼法轮功啊？

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哪儿啊，我那时候不是太明白，她东奔西跑的弘法，把家里的钱都买书买纸了，我就跟她打架，老师的法像让我烧了，烧完了，我的手就不会动了，就这么耷拉着（做手势），跟得了脑血栓似的。我媳妇说我不应该烧老师法像。这个事还用写吗？

飞儿：（笑）算个教训吧。有没有打过她？

郑先生：有。有一次我捡了个手机，把里面的卡扔了，手机留下。她偷着给人家送回去了，还给了人家三百块钱（当时她不知道这卡值多少钱），她怕我不同意，回来才跟我说，把我气坏了，我说你是天下第一

而且还下了一会雨。一场大火熄灭了，要是真着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大姑今年七十五岁，一辈子信神，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三年前得了胆管癌，很严重，一度不省人事，在省城做了手术，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了。那年五一放假期间正赶上她“最后”一个生日，我去了，送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叫她念“法轮大法好”，还有几本小册子。大姑说自己不够善，才遭此劫难。其实大姑很善良，为人平和，言语不多，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大姑的儿女们都很孝顺，可是面对这样的事，谁都无能为力，大法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都帮着老太太念“法轮大法好”，其实也是给自己念，而且在场的人几乎都“三退”了。那一次，三姑、三姑父走入了大法修炼。到现在三年过去了，大姑又要过生日了。

师父说这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那么我身边的人都曾经是谁呢？我自己的事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我有一世的师父、师母，是我这一世的同修，我们也只有三年的同修之缘，之后就很难见到了，因为相距千里之遥。和我朝夕相处的，一起

工作几年、十几年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还有在凄风苦雨中并肩携手走过来的同修，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不能因为谁迷得太深不救他了，也不能因为谁的固执任其失去机缘。

在千万年的等待中，在这历史的大舞台上，我们表演了各种角色，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难。为的是等待师父和大法。今天我有幸走上神的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我的脚步。修炼大法十多年了，自己、家人、亲朋好友，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太多太多，这还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不知道的，师父为我们做的，为我们承受的，不知要多多少少倍。我们从久远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值此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谢！

访谈：大法弟子家属的转变

文 / (飞儿采访、整理)

郑先生的妻子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关押，近期又被中共法庭秘密非法判刑，十一年来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可谓魔难深重，郑先生从原本反对妻子修炼到支

轮大法好”的人，就能躲过灾难。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之”，在这邪恶压顶的时候，你还能心存善念，怎能不得到神的佑护呢？朋友，真心为你好，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悲变喜 八旬婆母终得福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婆母是在八十岁高龄时喜得大法的。当时老人浑身的病且不说，骨折的腿虽经医治，但不能行走，还时疼痛难忍。最使她难以承受的是连续失去两个儿子、失去老伴，其精神状态可想而知，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如此沉重的心灵创伤、打击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此时我把她接到我家，循序渐进的向她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亲身体会（因为我也是在家庭遭受魔难时走进了修炼大法的门），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就这样，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

因老人没有文化，看不懂大法的书，我就让她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音。她能认真的用心听，而且越听越觉得大法好，五套功法学会后，能认真的炼，最初腿站

不起来就坐着炼，打坐不能盘腿，就将骨折的腿伸着炼，第二套功法能一直坚持炼下来。总之老人得法后，听得认真，炼得也认真。师父给净化身体时她也能悟到。得法后。她感到浑身轻松，满身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多少年来感受不到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现在感受到了。

一段时间后，婆母在听法时录音机老是缠带，她心里急也没找出来原因。我当时悟性也不高，只是让她向内找，并指出让她炼功要有所提高，四套功法得慢慢站起来炼，第五套功法也要尽量的盘腿。老人虚心的接受，严格要求自己，慢慢也做到了。

可过了一段时间仍是缠带子，而且越来越频繁。我实在悟不出原因，只好求师父。一天早上，老人从被子里发现一块小白石子，放到桌子上转眼就不见了。她感到奇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我恍然大悟，悟到是师父的点化，让老人看书识字学法。当时老人说：我不识字怎么看书。我说既然师父点化就一定能行。就这样老人捧起了大法书，从此走上了看书学法的路。

老人自己能看书了，她

进一步体会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所以倍加珍惜。从最初几个月看一遍《转法轮》，到后来一周看一遍。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学法发正念，并且每天坚持炼五套功法。四套功法都能站着炼下来了，第五套功法也能单盘炼一个小时了。

由于老人认真学法炼功，时时处处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心性明显得到提高，渐渐放下对亲情的执著，不再过多的思念逝去的亲人。同时从法理上明白了人各有命，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

老人身体也得到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的不能自己行走，到后来不但能自己行走，还能帮我干些轻微的家务活。我生日那天老人还亲手为我做了一碗长寿面。看到老人白里透红的脸，和日渐变黑的头发，以前不识字的老人现在能看书学法，我丈夫和女儿也不得不相信大法的神奇超常，从而也维护和支持大法了。而老人也更加坚定了信师信法的决心，并表示要随师父坚修大法到底。

老人身上的奇迹也证实着大法。老人精神、身体的巨大变化，在我们周围引起

了很大的反响。一次“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人员到我单位去骚扰，单位领导义正词严：八十多岁的老人，断腿了，通过炼法轮功站起来了；白发变黑了，面目放光了；由过去的以泪洗面，变成了今天的心情开朗，面带笑容；面对这样的事实，谁能说法轮功不好呢？直说的“六一零”人员闭口无言，点头称是。

看到老人的变化，她的小女儿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同时大女儿家的外孙女因得子宫癌，全家束手无策，看到大法的神奇，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走进了大法的修炼中。几年了，子宫癌不翼而飞，全家人无不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的神奇超常。

几年来，老人虽然收入微薄，但是为帮助同修制作真相材料尽最大的努力付出几千元，用她的话讲：同修辛辛苦苦，做资料没钱不行，我们不能出力，也得尽自己的能力从经济上付出点。

修炼几年后，老人曾经讲述她儿时母亲为她算命，一位叫杜爷爷的老人说她一生很坎坷，但到了老年时，会遇到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撼。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不知伤害了多少人，这事一直让我深感愧疚。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变得热情了，关心别人了，能体谅别人的感受了，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所以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虽然是在大法的蒙难时期，家人中仍然有十一人陆续走入修炼，亲戚、邻居、同事都有走入大法修炼的，还有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受益。

单位里的莹莹有鼻炎，很严重，吃药打针都没有太大好转。每次遇到她，都能听到她清理鼻腔的声音，觉得她很难受，我就告诉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发生奇迹，她笑了。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有痛苦的表情了，而且高兴地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我知道她听进了我的劝说，念了“法轮大法好”。看到她高兴的样子，我比她还高兴。她妈妈常去教堂，现在也看不到她去了，在家念“法轮大法好”最有效。身边这样的事很多。

邻居李老头身体多病，上到三楼要歇几次，说上不来气，下到一楼要扶着栏杆慢慢下，说迷糊头晕。看他

一副干部模样，还是先看《九评》吧，看完之后就说好，再看看《转法轮》吧，看完之后说更好，那还得看《大圆满法》，结果一看就是半年。看完后去南方居住了。走之前乐呵呵的楼上楼下的搬东西，也没听他说累。这老头就是来找大法的，春天刚刚搬来，秋天一到就走了。

我的父母在林场工作三十多年，现在虽然七十多岁了，但因身体好，一直居住在山里，还种了一片玉米。零八年秋天，一两个月没下雨，天干物燥。护林防火的警车天天在公路上响。因山里有烧玉米秆的习惯，父亲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学过放火的知识，认为不会出事。于是就把玉米秆点着了。火瞬间就窜起很高，落下的火星点燃了地边的干草，转眼近处的树木就着了起来。开始老头、老太还折下树枝灭火，可是火势越着越旺，面积越着越大。父亲的脸都熏黑了，裤角都烧着了，他们累的精疲力竭，也无济于事。眼看就要闯下大祸，情急之下忽然想起求大法师父帮助，于是跪在地上求师父帮助灭火。就这一念，情形就变了，火势突然回转，不往林子里面着了，

迫害开始之后，我的修炼道路变得坎坷不平了，经历了被送到看守所，被审查，被监视，被开除，我都没有动心，一直尽量保持很平和的状态。我知道这些事情与修炼人的关系，我摆得清楚。即使经历了离异，一个人带着很小的孩子流离失所，我仍然是快快乐乐的学法，修心，工作，同时讲真相。我是一个学文的人，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书，包括修炼的书基本上都有一个了解了，但是把人，把修炼讲的最透彻的是师父。我总是想能够有机会学到师父讲的法有多幸福，有多幸运。我经常用大法来洗刷自己，使思想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纯净，打坐时也常常能静下来，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上的恬静，身体上的享受。

修炼了十五年，我发现我的心里没有敌人，对任何人都不会起厌烦之心，与人有矛盾时马上就能想起来找自己，不去指责别人，而且对人有了更深一层的关注。因为师父告诉我们今天的人类来之不易，是值得珍惜的，所以我更加的关注身边的人，总想通过自己的修炼提高，使他们能够受益，能够正确的认识大法，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走进大法中来。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也有我这样的感受与想法。经历了这样残酷的迫害，仍然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坚定地走了下来。他们在努力工作，尽心的孝顺老人，教育子女，同时抓紧时间学法，抓紧时间讲真相。我们希望大法的美好会再次在中国大陆展现！我们希望邪恶早日被清除，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希望师父能欣慰的笑。

有幸走上神的路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清莲

在忙碌中迎来了又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不知如何表达这份感恩。

我不是因为身体不好修大法的，但当年身体确实不好。上学时，因多年住校，身体很虚弱。放假时帮妈妈倒桶脏水，都会感到浑身无力，心跳加速。这些还不算什么，内心的迷茫才是无药可医的大病。那时我也象许多同修一样四处寻觅，直到走进大法修炼，我的心才有了真正的归宿。

自己修炼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干什么活都不觉得累，身体比二十岁时还要好。特别是性格的变化，一改曾经的冷漠和自私，给身边的人带来了不小的震

几十年她一直没解开这个谜。老人说：“现在才明白我一生中幸运的事就是在晚年能得到这个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否则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真是从内心深处感到‘法轮大法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师恩难报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升华

我和妻子都九七年同时走上修炼之路的，虽然没参加过师父的学习班，更没见过师父，但深感师父救命之恩。

得大法 死里逃生

九七年六月八日，我突然不会说话瘫倒在公园。经查是脑血栓，急救后会说话了，但全身不会动，一切都不能自理。再查还有二一三颈椎和五一七颈椎严重错位压迫神经。这时医院发出第一次病危通知，又治疗两天，不见好转；就第二次发出病危通知，让准备后事，说最多活不过七天。

无奈转入神经外科，经查小腹以下已无知觉，并不断向上发展。再发出第三次病危通知，并告之最好结果是从脖子以下全瘫痪。入院第五天，胸部以下像铁板箍着一样，像用皮带紧紧的勒

着。到第六天上午锁骨以下都象昨天的感受，心里很恐慌。心想一旦勒到脖子就完蛋了。

正在这绝望之际，亲属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并告之看此书和炼五套功法可能得救。我不会动，只好由妻子念《转法轮》给我听。只念了几页就觉得病痛有缓解，于是我决心要炼法轮功。听妻子念着念着我就睡着了。

这天半夜做了一个梦：我独自走上了一条跨海大桥，当快走到对岸时才发现原来是座断桥。桥下海里有众多男女老少苦苦挣扎，我看太危险就立刻往回返，惊醒叫妻子看表是夜间十二点过一分。我把梦境学一遍，并说：“我死不了啦！我没过断魂桥，没去枉死城。”果然原来皮带紧勒的感觉没有了，似乎手脚都能微微活动了。

上午查房时，专家医师惊呼：“怎么有知觉了！”这样连续三天根本没用药也没采取任何措施，医生口说观察，实则任其发展等死的情况下，学了《转法轮》我活过来了。

这真是得大法，死里逃生。法轮大法使我起死回生！

炼五套功法 师父给清理身体

七天到了，由于学习了《转法轮》，我不但没死，反而在妻子的帮助下奇迹般的能靠着被子坐着了，就这样一天天好起来了，不久就出院了。

到家后，继续看《转法轮》，同时在妻子搀扶下按照《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的图解开始自学五套功法。每次炼功都是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甚至拧出水来，同时还发出很难闻的气味：药味、臭味、烟酒味等。开始炼功，胳膊总有一种气血不通的感觉，炼着炼着突然有股热流直冲到手，真是舒服，手也好使了。随着炼功时间的增长，各种难闻的气味都没有了。

由于悟性低，始终放不下自己的病，老把自己当成病人。每天虽然在学法炼功，但仍大把大把的吃药。直到有一天不吃药不觉难受，吃药后特别难受，我才悟到师父已经给净化了身体，已经没病了，还吃什么药呢。从此，再也没吃任何药，无病一身轻。

我强调一点，不是师父不让吃药，是炼功后病好了，没病了，自然不需要吃药。你想啊，药又苦又贵，

没病，谁没事花钱吃药呀！

奇妙的调整身体

就在出院后不长时间的某一天，去看望八十多岁病重的父亲。当我扶持老人上卫生间时，突然老人紧紧夹着我脖子不放。夹得脖子叭叭响，我立刻心慌意乱，满脸淌汗，浑身湿透，酸软无力。当在亲属的帮助下，使父亲松手时（他本人不知此事），我突然感到颈椎很舒服，全身轻松有力了。我意识到是慈悲的恩师利用这种形式，调整了连医师都不敢动的颈椎错位。

晚饭后，坐车回家，车上只两三个人，我坐在靠后门的座位，在某站上车一四十多岁妇女，本来前排都空着，可她却一手立掌平伸胳膊快步直冲向我，在我的前额猛的一推，使我头猛的向后一仰，同时叭的一响，可她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在我前排坐下了。这时我感到脖子更舒服了，我才悟到父亲在无意中用双手将我颈椎左右错位纠正了，这妇女无意中的一推又矫正了颈椎前后错位。

在此，再次谢谢师父利用这种奇妙的方法给我调整了身体。

是净化身体 也是心性的考验

时参与了维持秩序的工作，因为人太多了，还催促照相的人快走。为此我被同修批评了，他说这些学员因为能在师父法像面前照一张像心里有多高兴，我怎么不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呢？当时我就很惭愧，也对师对法多了一层恭敬。现在要想在大陆再办一个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多大的奢望啊！

听说当时还有省级、市级领导也去参观了，还有人要买很有名气的学员画的画，但是没有卖，当时的总站保存了起来。可是这些画在中共邪党一九九九年开始迫害大法之后还被当作“罪证”展览了出去，而且还弄得破破烂烂的，真是可惜啊。

这次活动 在修炼上我收获了许多，最让我永远难忘的就是我见到了师父。当时见到师父的大多是参与了纪念活动的画画的人，大部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有学员，也有还没修炼的常人。师父当时说这次活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还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最好的，还谈到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当时我还没有理解师父讲这些话的真正含义。面对我们这些懵懂的人，师父非常的慈爱、谦虚，没有一句话讲的是自

己，没有一句话是抬高自己的，师父心中装的就是众生啊！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那些专门只知道写文章批判师父、批判大法的人，他们哪里能了解师父的境界！

我修炼之后，妈妈也走入了修炼之门。那之前她的一个朋友给她一个牌位要她供，其实就是动物的那些东西，说是会给我家带来幸运。可是我妈妈那段时间却是极其痛苦的度过的，可以说是经常以泪洗面。姐妹也都不顺心。得到大法之后，马上把那个牌位扔了。妈妈逐渐的开朗了起来，气色好了，身体一身轻了。家里从此不再是阴霾满布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现在大陆狐黄白柳很是猖獗，正信被中共疯狂镇压，老百姓就开始找这些东西，千年难得的人体被这些东西糟蹋，真是让人担忧啊。

一个人修炼全家人受益，心传心，人传人，在我们地区得法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公园就有五、六个炼功点，每一个小区都有炼功点，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在当时已经是城市的一道美丽的风景。如果大法不被迫害，就这样走到今天的话，中国的社会该有多么美好！

书的书店---天梯书店，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虽然是盗版，里面还有错别字，我仍然还是被其中讲到的气功、修炼的事深深的吸引了。尤其是里面谈到的“返本归真”“真、善、忍”更是打动了我的心，我从那时起就明白了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要修炼了。

法轮大法的修炼不同于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他让我们在常人的状态中修炼，学生要好好学习，工作要好好工作。要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所以我学习上一直很努力，一方面又积极的参与弘扬大法的活动。大法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对常人知识的理解更容易，更透彻，也更爱学习。所以本科毕业时直接考上了研究生。

后来又考上了博士。

当时我们学生在学校的校园里炼功，早晨和中午两次，谁方便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每周都有固定时间在一起学法，切磋，在一起就谈如何做好人，如何提高心性。学生一批一批的毕业，我们没有名册，毕业之后到哪里去了辅导员都不知道。学生们修炼上很精进，学习上也很有功。

一九九九年四月份中共

开始准备进行迫害之后，学校就开始调查我们。那时我们也积极的写信给校领导，阐明大法的真实情况，并请求学校的支持。校领导还真的接见了我们，当时对我们学生代表就说，学校经过调查，我们这些炼法轮功的学生学习都不错，做人的口碑也很好，当时学校对我们还是很客气的。有一名辅导员考博士生合格了，当时正是七月份，迫害已经开始了。学校因为是否录取她调查了几位老师，最后还是决定录取了。足见我们的学员按照大法的要求走得有多正，在做人方面做得有多好。但是随着迫害的越来越升级，学校以及导师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这位博士还是没能完成学业，很是遗憾。

在一九九七年，我们地区举办了纪念法轮大法传法五周年的活动，也是五月十三日。我积极的参与了，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本地区的许多学员都参与了创作作品，有会画的就画画，会刺绣的刺绣，还有书法等等。当时租的场地很大，摆满了作品。来参观的人非常多。有学员，也有未修炼的世人，还有许多从外地赶来的学员。许多人都要在师父的法像前照相。我当

师父使我起死回生、又给我净化和调整了身体，见我能坚定学法炼功，就进一步给我净化身体。

一天午后，突然肚子疼，接着又水泻。开始两小时一次，越拉越厉害，变成一小时一次，到半小时、十几分钟一次。而且由原来只拉稀到后来拉浓血，再后来就拉紫血块，每次都是半小盆，到夜间两点多就几乎没间断的拉血了，同时恶心要吐，到三点多钟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也知道是师父给净化身体，心里也没害怕，但心性还是不到位，就求师父：“弟子实在受不了啦，请师父给我慢慢净化吧！”说完，肚子立刻不疼了，也不拉了，也没吐出来，躺下就睡着了。

都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可我拉的是几十次血呀，而且我还只睡了一个多小时，五点又到公园集体晨炼去了，不但当天神清气爽，从此以后，更是无病一身轻。

以上我只从祛病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忆师恩，谈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想这也是大法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那么多人学的原因之一。

朋友们，希望此文对你

明白真相有帮助，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影响了。

修大法让我返老还童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在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将自己修炼大法后的神奇变化写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大法。我坚信：法轮大法好！

我自幼常独自观看满天的星斗，一直想寻找些什么；还喜欢在月光下听老人们讲述神话故事，将思绪沉浸在祥云袅袅的仙境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尘世间的追求与拼搏中，我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多种疾病缠身，如：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肺炎、胃下垂、胃炎、肾下垂、肾炎、坐骨神经痛、关节炎……即便这样，在工作中还要争强好胜，所以弄得药罐不离身，自己痛苦还给家人带来忧愁。医院治不好了，到处寻找偏方土法，仍不见效。在气功高潮时，也踏入气功锻炼，初期有点效果，后来还是不能治本。

我所在的单位离家很远，每日早走晚归，信息比较闭塞，在法轮大法传法初期，并无了解。偶有几次听到法轮功，但都失之交臂，以为还是气功。一天，有位

朋友跟我说：“你炼法轮功吧，不仅治病效果神奇，还是一门真正修炼的功法。”也许是修炼大法的机缘到了，我听到“修炼”二字动了心，请她周日陪我去公园看看法轮功的炼功场面。

到了公园，听到那么美好的音乐，看到有那么多人都在炼法轮功，而且都那么祥和宁静。我觉得太好了，当即找到一位辅导员，说自己也想学炼法轮功。于是她借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回去先看看书了解一下。大约用了两天时间把整本书看完，我明白了“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心中一亮，我找到了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内心之兴奋愉悦无以言表。还书时，我得到了一本属于自己的《转法轮》，准备回家仔细看看。

就在当天，我突然“病倒”了，而且“病”的很重，卧床不能动，连说话都费力，稍微一动，似乎全身每个细胞都疼痛难忍，那种感觉真是痛不欲生。因为我没参加过学法班听课，对这突如其来的症状不知所措。在痛苦难熬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

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

不知这个状态是否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呀？可我没见过师父，又没学过功，只读了一遍书，还没明白几个问题，我能算真正学功、学法的人吗？师父能管我吗？净化身体要这么痛苦吗？在百思不解中，心生一念：“我就要炼法轮功”，师父说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那我就忍吧！

但是谈何容易，眼见那时钟的指针一秒一秒的慢慢走着，自问这痛苦何时才是尽头？疼痛的泪水打湿了枕头和被子。我又想起师父说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魔难。”（《转法轮》），我想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业债太大，才会有此病态。于是我就不停的默念，“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鼓励自己挺下去。

这种痛苦的熬煎足足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突然间，身体有一种卸去重担的感觉，随即身体动了一下，感觉到浑身不那么痛了。于是我试着翻身起来下床，慢慢活动活动，很快就觉得好了，身上哪儿也不痛了，在

屋子里来回走走，身体好轻松呀，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疼痛似的。我心里喊道：我好了，我好了，师父真正在管我了，给我的病治好了，我能修炼了，师父太慈悲了，谢谢伟大的师父呀！

自此以后我曾有的各种疾病不见了，彻底丢掉了药罐子。若不是我亲身经历这大法的神奇，如果别人对我说起这样的事情，我还真不一定会相信呢。这么多病，没经医院治疗就奇迹般的好了，这是现代医学也无法解释的。

我已年过七旬，修炼十余年，看《转法轮》一书千余遍，每日都看书学法或听师父讲法和炼功，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身体越来越好，我再也离不开大法了。

见到我的人都说我走路轻飘飘的，两只眼睛象小孩一样亮亮的有神。单位体检时，医生问我：“你牙齿是真牙吗？”我说：“你是牙医还用问我吗？”他笑了：“我们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牙齿，这在年轻人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我告诉他，也曾有位老牙医说我的牙质是万里不挑一的。其实我过去牙齿并不

是太好，可是我修炼法轮功后，不仅牙齿变好，所有器官都变的健康了。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影像科医生在给我做彩超时，发现我的内脏清晰的象小孩一样，他还叫来本科室的医生都来看我的彩超图象。而到了内科医生那里，他说我的内脏及各项指标都那么标准，问我是怎么保养的？我说我原来一身病，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你也炼吧……

还有很多事例，不在此一一列举了。返老还童的变化，在我这年过七旬人的身上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现代科学的哪一门学科能解释的呢？

修炼法轮大法，不仅我自身受益，也有人因为看到我的变化，而步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从而身心获益。

我所见证的大法在世间的传播

文 / 小荷（中国大陆）

我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当时去书店买的《法轮功（修订本）》，后来知道这是一本盗版的书，当时是一九九五年。看来在中共管制下，当时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大法的书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海外有专门卖大法